

燕

藝

啓功



題



錢

旧

燕

· 张中行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旧燕

张中行 著
徐丹晖 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燕/张中行著;徐丹晖编.-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3

ISBN 7-81004-842-2

I. 旧… II. ①张… ②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0477 号

旧 燕

作 者: 张中行

编 者: 徐丹晖

责任编辑: 陈友军

装帧设计: 张守义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电话: 65779405

或 65779140 邮编: 100024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04-842-2/G·488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作者序

我与徐丹晖女士多有因缘。她念新北大，1965年毕业，我念老北大，1935年毕业，都学中文，可以说是关系近的前后同学。可是结识并不早，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张志公先生的书房里，印象是直爽善谈，还带点憋气。其后来往不少，也借了她不少光。最不能忘者是因她而认识她的二妹徐中益以及徐的同事张守义先生，我的拙作有些封面就是出于这二位之手。与徐丹晖本人也不少书缘，我印了什么，未必值得看，她愿意讨去看看；她印了什么，必惠赠一册，有的还不鄙视我的涂鸦，发稿前让我题写书名。

想不到这书缘还会更上一层楼，她选编我的拙作，零碎合为一集出版。是几个月之前，她任教多

年的北京广播学院，院的出版社想以她为介，印我一本，凑凑热闹。她认为这是好事，并设想，如果能把写深情的散文若干篇集到一起，必有不少人喜欢看。我同意她的看法，理据是看闲书不异于上饭桌，有人喜欢吃酸的，有人喜欢吃辣的。她半玩笑地加了一句：“我的体会，有些篇目，您是怀着恋慕的深情写的，味道不是酸，不是辣，而是混有泪水的甜，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最爱看这样的。”我听了，一时个人迷信赶走了明智和知惭愧的美德，心里感到舒服。幸而只是一两瞬间，心之官由醉梦恢复为清醒，乃反问一句：“我的拙作里真有这样的吗？”她说有。其时我正忙，而且精力不够，于是将计就计，说：“那就凭你的法眼和编写经验，选而编之吧。”在工作的任劳任怨方面，徐丹晖女士是我在一篇杂文《牛年说牛》里誉为牛的，果然不改旧家风，毫不退缩地接受了选编的任务。选出篇目之后，曾拿给我看，我略作调整，补充一些新写成而尚未问世的，并共同排定了目录。比喻为卖油盐的小铺，开业了，要起个名字。很奇怪，两个人翻来覆去想，竟是想不出来。急中生智，向古圣贤求教，居然得一法，是用书篇的开头，而不另起炉灶。如此，顺理成章，报数高居第一的“旧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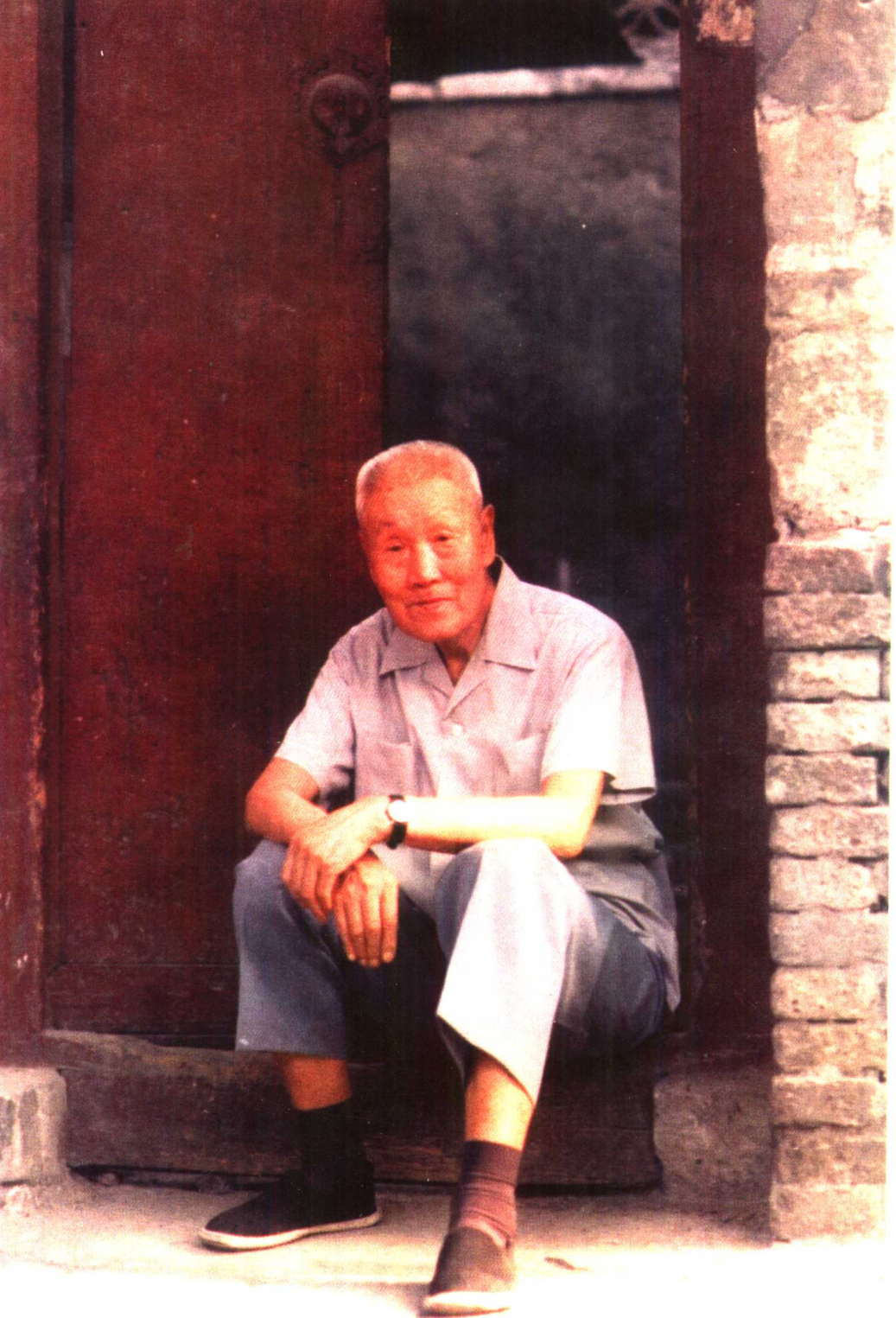
就能者多劳，兼作书名了。

一本小书的产生情况说完，依制义法，还应该说几句大结性质的话。选编者徐丹晖女士提到恋慕的深情，我当仁不让，承认有，而且不少，如果真就能写出一些，算作奢望也罢，很希望有缘的读者都成为同道，如宋儒所说，坚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对己身以外的诸有情，给予的是恋慕，而不是仇恨。有可能吗？儒的办法是“知其不可而为”；佛呢，多念几遍“阿弥陀佛”也好。

张中行

1999年10月6日于京华北郊

旧
燕





作者与编者合影(摄于1999年10月)

目 录

作者序.....	(1)
旧燕.....	(1)
螳螂.....	(5)
蟋蟀	(13)
桥	(19)
城	(26)
户外的树	(32)
窗	(38)
接车驴背	(44)
起火老店	(51)
观世音菩萨	(57)
神异拾零	(63)

晨光	(67)
剥啄声	(72)
狐死首丘	(77)
吃家乡饭	(82)
哑麦榆钱	(89)
吃瓜	(94)
大酒缸	(101)
梦的杂想	(105)
蓬山远近	(112)
无题	(120)
归	(129)
才女·小说·实境	(140)
但目送芳尘去	(150)
君自此远矣	(155)
去者日以疏	(159)
春风吹又生	(165)
笑	(171)
泪	(181)
失落	(191)
留退笔	(197)
闺秀小楷	(204)
玉楼中砚	(209)

“如面谈”信笺	(216)
案头清供	(222)
灯	(227)
镜	(236)
代步	(245)
王门汲碎	(254)
银闸人物	(261)
刘佛谛	(266)
刘慎之	(271)
追送道翁	(280)
拭泪送孙玄常	(285)
顾二娘	(292)
归懋仪	(302)
玉并女史	(308)
马珏	(313)
凌大嫂	(318)
丁建华	(324)
师尊	(332)
嘉孺子	(337)
睹物思人	(342)
青龙湾	(346)
药王庙	(355)

家乡度假.....	(364)
北京的痴梦.....	(370)
沙滩的住.....	(375)
沙滩的吃.....	(381)
红楼点滴一.....	(386)
红楼点滴四.....	(391)
报国寺.....	(396)
香冢.....	(406)
农事试验场.....	(409)
一溜河沿——什刹海的一个角落.....	(415)
洪洞会馆.....	(422)
姑苏半月.....	(427)
历下谭林.....	(438)
选编后记	徐丹晖 (446)

旧 燕

讲不清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之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多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两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日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里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里开，白

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儿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己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之下，小燕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共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同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

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到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于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余，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

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的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也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风门，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歪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帟，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新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

螳 螂

老友南星兄三四十年代写了不少新诗，也写了不少散文。无论诗还是散文，风韵都是不中而西的。一切诗都要抒情，我的体会，所抒，中西有别，中偏于所感，西偏于所思。思是在心里，或深或曲，绕个小弯，因而领会或说欣赏，就不像吟诵“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那样容易。也就因此，南星兄的诗文之作，我更喜欢散文。南星兄是“天生”的诗人，因为不只喜欢作诗，能作诗，而且，即使不作诗，他的生活也是诗人的。这气质影响他的散文，是诗意特别浓，具体说是，所写，以及行文，都是诗的。这好不好？可以说很好，因为更耐吟味；也可以说不很好，因为意境幽渺，像是离家常远了。至于我，感觉是所写有如桃源奇境，我是

旧
燕